

晨昏
Xin Yitui
WORKS
辛夷坞作品



Walking with you from dawn to dusk

6 Walking with you from dawn to dusk
[精美插图纪念版]
随书附赠唯美记事本
独家番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晨昏

*Walking With
From Dusk to Daw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辛夷坞
作品
Xin Yiwu
WOR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晨昏 / 辛夷坞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399-6200-9

I. ①晨… II. ①辛…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8121号

书 名 晨 昏

作 者 辛夷坞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李国靖
选题策划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特约编辑 张 昕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封面绘图 三 乖
内文插图 梁 毅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980mm 1/16
字 数 195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200-9
定 价 2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晨昏》在我的诸多作品里，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存在。

它曾是我唯一没有作为单行本发行的中篇小说，最初面世只是作为附属品，悄无声息地附在《原来你还在这里》的后面。书里的人物与我其他的作品关联是最少的，迄今为止该书的男女主角从未在别的作品中客串过。它不是我的处女作，却是我最早开始构思的故事。在我所有的作品里，它也是最少被提及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似乎都“忘记了”它的存在。看过它的读者对其评价泾渭分明，有人大跌眼镜，也有人非常喜欢。我曾开玩笑对我的朋友说，《晨昏》这部小说里反复提到孤独的岛屿，其实这本书才是我创作生涯中的“孤岛”。

这部听上去有些神秘的小说实际创作于 2007 年年初，介于《原来你还在这里》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之间。但是我第一次冒出要写这个故事的念头是在 2001 年左右，那时我还是个刚上大二的学生，满脑子稀奇古怪的想法，



什么都想要试一试，我想说不定我能成为一个小说家，于是就开始冥思苦想我的第一部作品，《晨昏》这个故事的雏形就是这样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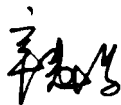
当然，这个“成为小说家”的梦想在我利用三天晚自习的时间写下不到5000字之后宣告搁浅了。我发现写作是个苦差，又仿佛有太多事情等着我去尝试，写着写着就不了了之。等到我在整理旧物时从箱子里翻出这皱巴巴的手稿已经是六年以后的事了，那时我已经顺利完成了《原来你还在这里》，并计划要写《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山月不知心底事》，这叠旧手稿的出现无疑唤起了我过去的创作激情，也打乱了我当时的写作计划。

平心而论，《晨昏》这个成型于我十八九岁少女时期的故事雏形已经不再是我那时感兴趣的题材，然而下定决心写完这个故事，既是一种自我挑战，也颇有几分向旧时梦想致敬的意味。所以，读完了《晨昏》的读者们都不难发现，这本书的风格迥异于我任何一部作品。它不像早期的《原来你还在这里》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一样，打上了我现实生活中很深的烙印，也不像后来故事性极强，长篇累牍娓娓道来的《山月不知心底事》和《许我向你看》，更不同于《蚀心者》这样写作技巧相对纯熟的近期作品。它更像少女时期的一个梦，天真烂漫、浓墨重彩。这本书里有我所有作品里最美丽、个性最突出的女主角，也有最专一最长情的男一号，同时也有一段看似突兀却浓烈的爱情故事。

当我的出版商最初计划要重新出版《晨昏》单行本的时候，我也曾想过要像重写《原来你还在这里》一样，对旧作进行大刀阔斧的修订和扩充。但是当我不下五次重读这个故事之后，我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如今我再试图重写《晨昏》，无异于成年人做回儿时的旧梦，梦里一草一木相似，情怀却早已不同。坦白地讲，我的修改无处落笔。于是我索性想，就让它保存最初的样子，就让梦停留在原来的地方。哪怕现在的读者在看了这个故事之后，诟病我故事存在硬伤、情节老套、文笔青涩稚嫩至极……至少它见证了我曾经的情怀和成长的

痕迹，这部不够成熟也不够完善的作品是我写作生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也许没有它当初不经意埋下的那个小小的火种，我也会再在多年后燃起写作的激情，自然也没有后来的那些作品。

那么，现在你准备好和我一起重访旧时的梦境了吗？希望《晨昏》带给您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2013年3月20日

她问我，世界上有没有永不沉没的岛屿。我知道她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可她不知道，岛屿即使沉没了，也永远不会变成海水。



他没有想过等待，就像静止的岛屿明知等不到偶尔栖息的鸟。

作为一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男人，他渐渐地已不再抗拒父母、亲友、热心同事安排的各种形式的相亲。坐在他对面的女人中，有同行，有女公务员，有外企白领，有律师记者，或聪颖、或温柔、或甜美，无一例外的动人。他如期赴约，另一半灵魂每每悬浮到半空中，看着剩下一半的自己微笑，点头，寒暄，告别……末了，他自己问自己：“她们是谁？”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连他工作着的医院也有荒谬的小道流言：普外科的纪医生大概是同性恋吧，否则年近三十，为何身边一个走得稍近的女人也没有。

别人向他转述，他只觉得好笑。他明明没有想过单身，不过是没有合适的罢了，真的，一个都没有。

他有时会无意中经过旧教工宿舍区的那条小路，慢慢绕到角落里，那片小草坪居然依旧如故，有一次，他看到别的孩子在那儿写生，背影瘦瘦的，无比



专注。他在那里停留了许久，然后回家。

那天晚上，他那在大学执教汉语言文学的母亲发现儿子独自在书房待了很久，走过去的时候，只看见他面前摆着她书架上的一本旧书，她看了一眼，翻开的一页不过是首《鹧鸪天》。

“……梦中未必丹青见……人间久别不成悲。”



自序

楔子

- 001 第一章 你为什么会哭
- 011 第二章 只道是年少
- 021 第三章 那一天的夕阳
- 031 第四章 疯长的身体和心事
- 039 第五章 还有谁会爱我？
- 049 第六章 飞鸟和岛屿
- 059 第七章 我最怕别人激我，尤其是你
- 069 第八章 生日的秘密
- 079 第九章 生来就是错误
- 091 第十章 我恨我的理智
- 103 第十一章 他总有一天会找到她



目录 CONTENTS

113	第十二章	医生治不好伤心
123	第十三章	如果我有事，怎么继续找你？
133	第十四章	带我去吧
145	第十五章	红粉骷髅
155	第十六章	幸福的长度
165	第十七章	燃烧微弱的等待
175	第十八章	鱼的习惯
187	第十九章	玉碎
197	第二十章	不如我们打个赌
211		尾 声
213	番外	安栖之屿



第一章

你为什么会哭





1989 年夏天，纪廷跟随工作调动的父母第一次来到南方的这个城市，那天他正好十一岁。

纪廷的母亲是北方人，父亲纪培文却是自小生长在南方。

纪培文年轻时北上求学，专业是物理，毕业后留校任教，妻子也在同一所大学中文系执教。传道授业十几年，两人也算桃李遍地，但纪培文始终不能习惯北方冰冷干燥的气候，于是在儿子小学五年级这年，终于说服了妻子，在与家乡省城的 G 大取得联系之后，举家迁回了南方。

工作调动的过程中，纪培文自幼的好友，G 大经贸系的副主任顾维桢多方协调，从中帮了很大的忙。所以纪培文一家在学校的教工宿舍安顿好了之后，当晚便全家登门造访顾家。故友相见，开怀自是不必多说。寒暄过后，纪培文问起了顾维桢的孩子，“怎么不见你那一对掌上明珠？”

顾维桢夫妇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今年刚八岁，几年前两个女孩刚上幼儿园的时候，纪培文曾经见过一面，冰雪可爱得少见。

顾维桢闻言便问妻子，“是啊，两个孩子都跑哪里去了？”

当时正是晚饭过后的黄昏时分，天色尚未完全暗下来。

顾维桢的妻子汪帆笑了笑，说道：“孩子们吃了晚饭，可能跑出去玩了吧。”

教工宿舍区里有不少跟顾家双胞胎一样年纪的小学生，经常在这个时候聚在一起，在整个大学校园里到处玩，天黑了才回家写作业。顾维桢听了妻子的话，也不以为怪。

因为丈夫与纪家的交情，汪帆跟纪培文的妻子徐淑云也是旧识，两家大人在一起，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顾维桢夫妇没有儿子，见到年少懂事、俊秀斯文的纪廷不由得大加赞赏，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他对纪培文笑道：“老纪，以后我们两家住得近了，就要像一家人似的，要是真的能成一家人，也是一桩美事啊。”

纪培文夫妇听懂了他话里的言外之意，几人不由相视大笑。汪帆微嗔地笑骂丈夫：“女儿这么点大，你就开始打这个算盘了？”

“就算是算盘，也是个如意算盘。老纪家教出的儿子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只是不知道哪个孩子有这样的福分。”顾维桢道。

这边纪培文夫妇谦词连连，可是看着儿子，心中不是没有喜悦的。

纪廷坐在一边，他已经完全能够明白大人玩笑里的意思，微微红了脸，他没有说话，从小在父母的严厉教导下，他一直是个体貌懂事的孩子，但听到这些，慢慢地生出了几分无趣之感。

到底是母亲了解儿子，徐淑云察觉到纪廷有些坐不住了，只当他少年心性，不喜掺和大人间的谈话，便对他说：“要是无聊的话，就在附近到处逛逛吧，第一天到这里不是很熟悉，只是别去太远就好了。”

纪廷如获大赦，偏又不便表现得太过高兴，于是跟顾维桢夫妇打了招呼，这才走出顾家。

当时的教工宿舍还是十来栋高不过三层楼的旧房子，这些小楼都建于十几

年前，很是老旧。楼与楼之间都隔着枝叶繁茂的花木，各栋的前后都有一小片绿地，郁郁的爬山虎和其他的藤蔓植物沿着潮湿剥落的墙壁爬满了小楼朝阳的一面，远远看去，倒也别有风味。

当然，十一岁的纪廷并不欣赏这些，他的新家就住在跟顾家一栋之隔的另一座宿舍楼，他沿着有些苔藓的校园小径，好奇地四处走走看看。

由于教工宿舍区与学生活动区域相隔了一段距离，所以，在这里并没有感受到大学的沸腾和人气，只有三两成群的小孩子追逐嬉戏地跑来跑去。纪廷想：也许父亲提到的顾伯伯家的双胞胎女孩也在其中。

彼时，天色慢慢地暗了下来。夜幕降临后，嬉戏的小孩子少了很多，纪廷感觉自己越走越远，渐渐连散步的老人也看不见了，四周更显冷清。在日光下茂盛可爱的花木丛林成了一簇簇黑影。他心里不由有些发憷，正想原路返回，不小心走近小路边的灌木林，只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夹杂着几声细细的呻吟，不禁暗暗吓了一跳。他壮着胆子走上前去，微微拨开枝叶，藏身在树丛里的赫然是一对抱在一起的年轻男女。年少的纪廷哪里知道这是大学里司空见惯的校园野鸳鸯，乍然一见，把自己惊得面红耳赤。那一对鸳鸯反倒没有他那么尴尬，男生还粗声说了一句：“看什么看！”

纪廷忙松下自己拨开枝叶的手，转身落荒而逃，直到确定把那一幕抛在脑后，仍止不住地感到羞赧。他这个年纪，已经大致可以猜想到自己撞见的是什么。

好不容易平复自己的紧张心跳，纪廷才发现自己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成片灌木林已经在身后，月光渐渐透出云层。这时，隐约传来了几声低微的抽泣，当他屏息细听时，却又没有了声音。

这个时候，饶是男孩子，也不禁毛骨悚然。他本想离开，天性的好奇心却驱使他往前走了几步，绕过一坡月季，眼前竟然是一小片开阔的绿地。哭声来

自于一个穿着粉色裙子的小女孩。

纪廷想，自己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幕。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心中都会有个最柔软的地方，等待着那么一个时刻，那么一个场景，那么一句话，或者是那么一个人来轻轻触动。对于纪廷来说，现在就是如此。这样的月光下，哭泣的女孩脆弱如琉璃，让他忍不住想把她捧在手心里。

小女孩听见脚步声，止住了哭泣，只用一双流泪的眼睛默默看着陌生的男孩。纪廷走到她身边，像她一样蹲下，问道：“妹妹，你为什么哭？”

她迟疑了一下，“因为我怕黑。”

她的眼泪已不再流了，纪廷看进她那双深黑色的眼睛里，不由得一阵心疼。这个男孩的心中第一次有了想要好好保护一个人的愿望。

“如果我陪着你，你什么都不用害怕。”他微笑看她，笃定地一如许诺，甚至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

“你会陪我？”女孩用稚嫩的声音问道。

“我会呀，不过你先得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在哪里？”

“我家住学校里。”

“那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不语。纪廷想起，父母也经常教育他不要随便告诉陌生人名字。于是他露齿一笑，“我也住学校里，今天刚搬来的。我叫纪廷。”

女孩犹豫了一下，“我……叫顾止怡。”

由于顾维桢早已替纪廷在 G 大附属小学办好了转学手续，为了尽可能地不耽误儿子的学业，搬来的第二天早上，纪培文夫妇就为纪廷打点好书包课本，让他上学去。纪廷刚上六年级，而顾家的双胞胎姐妹上三年级，于是纪培文与顾



家商量好，让三个小孩一起到学校去，彼此也有个照应。

还没有走到顾家楼下，纪廷已经远远看见了昨天晚上的那个小女孩。说起来他还有点不好意思，昨晚他像个小男子汉一样在心里许诺要保护对方，谁知道两人一起往回走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已经辨不清方向，怎么也找不到回去的路，简而言之就是他迷路了，最后还是女孩把他带回了通往教工宿舍的正确方向。显然对于这一带的地形她比他熟悉很多，左拐右转之下，等他欣喜地看到教工楼在眼前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她的去向。他早该想到，姓顾的人家并不多，原来她就是顾伯伯家双胞胎中的一个。想到这里，男孩的心中不由泛过一阵轻盈的喜悦，凭着两家的亲厚关系，以后他跟她玩在一起的时间长着呢。

他偷偷藏好心里的高兴，跟着爸爸走到顾伯伯面前，乖巧地喊了声：“顾伯伯早。”然后才笑逐颜开地对低头调整书包背带的小女孩说，“止怡，我又见到你了。”

女孩闻言抬起头来，沐浴在清晨阳光下的她全没有了昨晚上的脆弱和娇怯，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毫不避人地直视纪廷和纪培文。纪廷在她的目光下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可是那双眼睛和天使一样的脸孔他是不会认错的。

女孩刚微微张嘴，顾维桢就笑了，“咦，纪廷怎么认识我们家止怡？不过你认错了，这个是止安，止怡跟她妈妈还没出来……哎，汪帆，正说着你们呢……”

纪廷望向顾伯伯身后，只见汪阿姨牵着一个跟他面前这个“止怡”样貌穿着别无二致的女孩走了出来。

顾维桢笑着抓住女儿的手，“止怡，你是怎么认识纪廷哥哥的？是不是昨天晚上遇见了？”

止怡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微笑，“……纪廷哥哥。”

纪廷这才知道自己认错了人，不由有些窘意。顾维桢笑道：“你也不是第